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五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變小雅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白華八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白華詩者周人所作以刺幽王之后也幽王之后襃姒也以幽王初取申女以爲后後得襃姒而黜退申后襃姒妾也王黜申后而立之由此故下國諸侯化而傚之皆以妾爲妻以支庶之孽代本適之宗而幽王弗能治而正之使天下敗亂皆幽后所致故周人爲之而作白華之詩以刺之也申后之黜幽王所爲而刺襃姒者言刺襃姒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襃姒媚惑以至使申后見黜故詩人陳申后之被踈遠以主刺襃姒也帝王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襃姒八年立以爲后則得在三年而黜申后在八　此詩之作在見黜之後經八章皆言王

遠申后是得褒姒而黜申后之事也下國化之卽五章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爲此行則爲下國所化故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　箋申姜至正故

正義曰欲明申爲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國語史記有其事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以申褒皆爲王后故辨之云是謂幽后以其被刺明褒姒矣孽者蘖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蘖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孽故蘖支庶也中候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爲枿文王曰本支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蘖也宗適子者以適子當爲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王以褒姒代申后下國化之正以妾爲妻耳并言以孽代宗者旣以妾爲妻母愛者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代適子故連言之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又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伯服代太子故爲下國所化也天子執生殺之柄所以不能治下國者以已不正故也昭四年左傳椒舉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已不正

以已不正故也昭四年左傳椒舉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已不正

不可以治人也　白華至獨兮　毛以爲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爲菅又取白茅纏束之兮是二者以絜白相束而成用興婦人有德已納以爲妻兮又用禮道申束之兮是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嘉禮者即端成絜白之謂令之子幽王遠外我申后不復荅耦我意欲使我獨老而無子兮是不以絜白恩禮相申束使已菅茅之不如也　鄭以爲言人既刈白華已漚爲菅柔韌中用兮何爲更取白茅收束之兮以白茅代白華則肥而不堪用也以興王既聘申女已立爲后禮儀充備兮何爲更納褒姒嬖寵之兮以褒姒代申后則妬而將滅國也寵褒姒以黜申后似取白茅而棄韌菅故以爲喻餘同　傳白華至爲菅　正義曰白華野菅釋草文舍人曰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是茅之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耳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興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　箋白華至滅國　正義曰箋以序言得褒姒而黜申后明以菅茅相比故以韌肥爲喻以菅漚之明韌也茅不漚故肥也言取

白茅收束之言收束以擬用非以束白華也茅雖比菅爲脃其實茅亦可用七月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是茅可以爲索興者以善惡相比爲喻耳　箋之子至奔申　正義曰遠逷是遠申后故之子斥幽王以遠逷即連言獨故以不復荅耦解之也老而無子曰獨王制文也其後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解其獨之意以申后雖有子王用褒姒之讒使之奔申是王欲殺之而使申后無子探王此意故雖有子亦名爲獨也　英英至不猶　毛以爲上旣言王不以禮巳失菅茅申束之義故因言菅茅之蒙養英英然者是鮮潤之白雲下露潤彼菅之與茅使之得長成是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然天不遺物尚養彼菅茅天何爲獨行艱難於我申后令之子幽王不可於我而見黜退不得覆養是菅茅之不如也　鄭以爲英英之白雲降露潤養彼可以爲菅之白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蒼天下妖氣生彼可以爲后之褒姒令與申后相換代也天生褒姒以惑周若雲之養茅以亂用則爲天下之故然其妖本自夏世以至於周時是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之

子幽王何故不圖其變之所由來而寵之以代后將至於滅國乎
傳英英至覆養　正義曰以英英連白雲故爲白雲貌言露亦有
雲者以雨必有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
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
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爲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霑是天地之
氣故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謂養萌芽以成大無不覆養巨細皆
潤之故菅茅悉蒙養也　箋白雲至見黜　正義曰箋以上章言
取茅而棄菅喻寵褒姒而黜申后故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可以
爲菅之茅使茅與白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
退以此喻爲切故易傳也　傳步行猶可　正義曰舉足謂之步
故爲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王倡爲
不可故也侯苞云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肅之言與上章
不類今以侯爲毛說　箋天行至褒姒　正義曰上既以露雲養
茅喻天生褒姒褒姒從來爲遠故言天行艱難以結之言天行艱
難之妖久矣責王不圖其變之所由也若然天故行此以滅周則

非人所能拒而令王圖之者以天時人事理亦相符若人能改脩
德行則可妖變爲祥太戊桑穀即其事也且王興滅實有天期要
忠臣列士不可委之上天默然不諫龍逢比干皆伏死以爭故詩
人諷詠亦勸王之諫也昔夏之衰以下之事皆出外傳鄭語曰宣
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
器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
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爲乎訓語
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
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
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
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
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齓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
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
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于王王而嬖是女使至於
爲后而生伯服此其文也彼韋昭注曰褒人褒君共處曰同二君

二先君也漦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厲王之末流彘之歲也裳正幅曰韓諫讙呼也黿或爲蚖蚖蜥蜴也毀齒曰齔未既齔毀未卑也女七歲而毀齒孕妊身也女十五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黿非陸地之物故云或爲蚖蜥蜴也以其言未故爲流彘之歲若流彘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覲之矣帝王世紀以爲幽王三年嬖襃姒襃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一年而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爲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爲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爲妖異故不與人道同　箋池水至北流　正義曰以浸者蒙潤之言稻又能水之物此刺申后見黜而以此喻之故知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於申后滮池之水不如也言其北流是目所覩見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故云豐鎬之間水北流文王有聲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鎬之間唯豐水耳

而謂之池者家語云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焉召旻曰池之竭矣不云自濵則池者下田畜水之處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中則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汙下引豐以溉灌故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旣訖又決而入豐亦爲北流鄭直云水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

箋碩大至念之　正義曰以此嘯傷而念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言爲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旣不爲之傳意當與鄭同

樵彼至我心　正義曰有人樵取於彼桑木之薪不以炊爨云我用之燎於煁竈炤物而已桑薪薪之善者宜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炊爨反燎于煁竈失其所也以興幽王娉納彼申國之女不以爲后反黜之使爲卑賤之事而已申女之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母養天下今不以當尊反黜爲卑賤非其宜矣申后之見黜褒姒之由故惡褒姒言彼妖大之人褒姒由此而廢申后實勞病我之心

傳烘燎

尊反黜爲卑賤非其宜矣申后之見黜褒姒之由故惡褒姒言
彼妖大之人褒姒由此而廢申后實勞病我之心　傳烘燎
至養人　正義曰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煁
烓也舍人曰煁烓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然則烓者無釜之
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爲此竈上以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以
桑薪爲善比之申后言宜以養人猶申后宜以毋養天下也
箋人之至猶是　正義曰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燃曰樵則樵者
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薪猶薪是穫薪
也此以燎湛爲不宜明其宜炊爨也故知宜炊饔饎之爨饔以煑
肉饎以炊飯饔言之也煑肉亦言炊者以炊燃火之名故可以通
焉以爲美食故可以養人申毛義也以桑薪之善故喻申后之禮
儀也申后爲后得以養人爲喻者以后正位於內則化行於外天
下蒙澤而得其利是毋而養之故爲喻也　鼓鍾至邁邁
正義曰言有人鼓擊其鍾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鍾而欲外之
不聞不可得也以興王既廢黜其后于宮內其化必流于天下廢
后而使天下之不儆王亦不可得也言王之失德將化流天下何
以廢申后乎又言申后之忠於王申后念子幽王之惡慘慘然欲

諫正之是其可愍何爲王反視我申后邁邁然不悅其所言乎

箋此言至所言　正義曰邁邁是不悅之狀爲王所不悅者唯申后耳故以我爲申后反以相對故以子爲幽王慘慘非悅順之辭故知欲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邁邁是不悅其所言也

有鶖至我心　正義曰有秃鶖之鳥在於魚梁之上有鳴鶴之鳥在於林木之中然鶖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以食魚鶴之鳥潔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興有褒姒之身在於寵位有申后之身反在卑微然褒也申也皆以后爲尊貴褒姒性邪佞令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反卑賤而飢餒言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維彼妖大之人實勞亂我之心曲矣

箋鶖也至遠善　正義曰此舉二鳥明喻二人易稱鳴鶴在陰是善鳥也故喻申后鶖實惡鳥以興褒姒今鶖言梁鶴言林是舉鶖在梁得魚對鶴在林無魚故知皆以魚爲美食爲喻也旣以食爲喻故知喻所養言王養褒姒而餒申后是近惡而遠善養者近之遠則餒之故又以近遠言之猶梁林非一處也　鴛鴦至其德

喻故知喻所養言王養褒姒而餒申后是近惡而遠善譬養者近之
遠則餒之故又以近遠言之猶梁林非一處也　鴛鴦至其德

正義曰以王非義黜后故以義責之言有鴛鴦之雄鳥在於魚梁
尚斂其左翼是左翼斂在右翼之下爲雄下雌之義故恩情相好
以成匹耦以興夫妻聚居男當有屈下於女爲陽下陰之義故能
禮義相與以成家道今幽王何爲不早下申后以成夫婦乎之子
幽王反無荅耦我申后之善意秉心不一而二三其行以爲於德
變易其心志令我申后怨曠失鴛鴦斂翼相下之義也
箋斂左至家道　正義曰言斂其左翼是左翼在下故知謂右掩
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别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皆釋鳥
文也以陰陽相下故似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也此
經戢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當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
鄭因右掩左而欲辯其雌雄故并引爾雅而解之見夫婦皆當相
下也男有下女之禮者即就而親迎之類是也周易艮下兊上咸
爲夫婦之卦其彖曰止而説男下女也　有扁至疷兮　正義
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覩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
升之以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得履

之是其所以可傷也之子幽王之遠外我申后欲使我申后困病
兮故傷之　傳扁扁至履石　正義曰有扁斯石文連履之故
知扁乘石貌乘車之時履此石而上故謂此石爲乘石上車履石
之貌扁扁然也又言王乘車履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爲然
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夏官隸僕云王行則
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即引此詩有扁斯石履
之卑兮謂上車所登石是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至是詩　正義曰緜蠻詩者周之微賤之臣所
作以刺當時之亂也以時大臣卿大夫等皆不用仁愛之心而多
遺棄忽忘微賤之臣至於共行不肯飲食教載之謂在道困乏渴
則不與之飲飢則不與之食不教之以事不載之以車大不念小尊不恤
賤是國政昏亂所致故作是緜蠻之詩以刺之也言刺亂者不爲已困
而私以責人是王法爲失故言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叙其爲亂之意於
經爲揔指而言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不肯飲食教載之爲三章下四句是
也由其不然故經所以反而責之不言誨之者以教誨相對則爲

經爲揔指而言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不肯飮食教載之爲三章下
也由其不然故經所以反而責之不言誨之者以教誨相對則爲

二散則相兼故略之以便文　箋微臣至刺之　正義曰以微臣
臣之微賤者唯士爲然府史則官長辟除不在臣例大夫則爵尊
祿重是爲大臣故知微臣謂士也士之作詩亦應多矣此篇獨言
微臣者以爲此大臣遺忘微賤而刺之義取於微故言之也又解
所以怨大臣遺忘之者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以士之祿
薄或困乏資財則當賙贍之以不賙餼爲遺忘也知士所末介者
以爲賓而作介猶爲主而作擯以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爲紹擯繼
於卿大夫之末爲末擯故知出行作末介也王制說班祿之法下
士食九人中士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公私雜費有不足故云士
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也言或容有不困者也大臣不用仁心非
王身之過列於王雅而言刺亂故解其所由自幽王之時國亂禮
廢以下是也　緜蠻至載之　正義曰言緜蠻然而小者是黃鳥
也此黃鳥飛行則止于丘阜之曲阿安靜之處者而自託息焉以
興微賤者小臣也我小臣之動止亦當擇大臣有仁厚愛養之德
者而自依屬焉既擇大臣之仁者依屬焉至於大臣聘使則爲末

介從之而行其道路之上亦云遠矣我罷勞矣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則當飲之飢則當食之事未至則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彼在後之倅車謂之使載之大臣之於小臣其義當然今大臣何爲遺忘己而不肯飲食教載之　傳緜蠻至於仁

正義曰緜蠻文連黃鳥黃鳥小鳥故知緜蠻小貌釋丘云非人爲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爲自然生爲丘也釋地云大陵曰阿則丘之與阿爲二物矣而以丘阿爲曲阿者以下丘側丘隅類之則丘阿非二物也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此爲大臣無仁心而作故知鳥止於阿似人止于仁　箋止謂至屬焉

正義曰鳥必飛而後止故知止謂飛行所止託也以鳥是有畏之物故知取安靜之處而託息焉大學注云鳥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與此同也此黃鳥刺大臣不用仁心故知喻小臣當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小臣而得擇大臣依之者以臣雖君之所置而貴賤不等小臣當依屬大臣論語云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得以己情擇而依之也然則此微臣自擇不得

人而責之者以己本親之莫其恤己但當時國亂禮廢臣皆不仁己雖擇之猶不免困所以刺上也　箋在國至倅車　正義曰此微臣隨大臣而行言道之云遠是必聘使諸國故爲介從也聘問之介當是君所命遣而得自以己意在國依屬出則從行者或使主所自引或君知其依屬而遣之也言飲之食之敎之誨之載之四者語便之常故隨文爲次敎誨雖於人無貴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敎誨一也別言之事有至與未至故箋因其文之先後而分以充之云事未至則豫敎之臨事則誨之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以士無倅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爲副也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言倅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故以倅言之　瓠葉四章章四句至廢禮焉　正義曰瓠葉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在上位者棄其養賓之禮而

之所置而貴賤不等小臣當依屬大臣論語云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得以己情擇而依之也然則此微臣自擇不得

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之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之人不以菹醢微薄而廢其禮焉言古之人賤者尚不以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行之可知由上行其禮以化下反駁今上棄其禮而不行也今在上者尚棄禮不行卑賤者廢之明矣舉輕以見重是作者之深意也經四章皆上二句言菹醢之薄下二句言行禮之事是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也　箋牛羊至賓客　正義曰孝經云三牲之養則牲兼三畜故牛羊豕曰牲也公劉曰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爲牢也天官內外饔皆掌割亨之事亨人掌外內饔之爨亨煑肉之名故孰曰饔也饔既爲孰則餼非孰矣僖三十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殺又非孰故知腥曰餼謂生肉未煑者也既有饔餼遂因解牽使肉之別名皆盡於此此與牽饔相對故餼爲腥其實餼亦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論語及聘禮注云牲生曰餼由不與牽饔相對故爲生也凡言禮者皆

亦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論語
及聘禮注云牲生曰餼由不與牽饔相對故爲生也凡言禮者皆

與人行事經陳獻酢與賓客爲禮故知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
賓客　幡幡至嘗之　正義曰幡幡然者是瓠之葉也我君子令
人采取之既得而又亨煮之釀以爲飲酒之菹至農功畢君子賢
者有酒令人酌此酒我當與父兄室人嘗而飲之所以相親愛也
言古者不以微薄而廢禮尚亨瓠葉而用之今乃有牲牢饔餼而
不肯用所以刺之也　傳幡幡至之菜　正義曰士禮有特牲豚
豕此止言瓠葉與兎首明非有位之人故言庶人之菜七月云八
月斷壺即言食我農夫彼雖瓠體與此爲類明亦農夫之菜故箋
申之云庶人有賢行者　箋亨孰至講習　正義曰序云不以微
薄廢禮下連君子有酒故知亨孰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菹知爲菹
者以禮飲酒有菹醢故也此美君子行禮而亨庶人之菜故知君
子是庶人有賢行者也庶人而能爲酒以行禮者以其農功畢則
閑而無事於此之時乃爲酒漿以合會朋友習行禮事講其道藝
故也以民在田畝必無容暇故知農功畢而爲之以三時務農將
闕於禮故爲酒會朋友以講習之此酒爲朋友而讓先言嘗之則未

與朋友賓客飲也故知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亦瓠葉而飲之酒
爲朋友所作而與父兄先飲是所以急和親親亦是爲行禮也又
解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爲之主於賓客故也以此嘗之言故知爲
酒將以會朋友也作酒本爲行禮和親亦是禮事欲見敬重賓客
故言嘗以美之以此在獻前又無殺羞明與下章事別故知與父
兄室人室人者即家內之小大皆是也賓客則加之以羞者明重
得兼輕此父兄直有菹賓客亦有菹又有兎爲之羞鄉飲酒及燕
禮是爲大禮雖有牲殺尚有菹醢明賓雖有羞亦有菹故云加之
也引易兊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者以此與賓客即朋友也所會
朋友必爲講習以易有此言以著義故知此合朋友爲習禮講藝
故引以證之講習必非農時故知農隙功畢意亦出於此文也
有兎至獻之　毛以爲古人行禮有兎之斯首謂唯有一兎雖微耳
尚并毛而炮之加火而燔之以爲飲酒之羞君子之賢者有酒令酌
之我當以此酒奏獻之於賓以行禮也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今
乃有牲牢而不用故刺之　鄭唯斯首謂白頭爲異餘同　傳毛

之我當以此酒奏獻之於賓以行禮也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今
乃有牲牢而不用故刺之　鄭唯斯首謂白頭爲異餘同　傳毛

曰至獻奏　正義曰地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炮之
唯肉炮内則炮取豚若將編萑以苴之故去毛炮之此述庶人之
禮傳直言毛曰炮當是合毛而炮之未必能如八珍之食去毛炮
之也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爲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兎
頭耳然案經有炮之燔之又有炙之則非唯一兎首而已既能有
兎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
詩人之作以首表兎唯有一兎即是不以微薄廢禮也爲肉至薄
明是并毛炮之不可爓矣箋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加置於火
上是燔燒之故言加火曰燔以獻酒者必奏進於賓故言獻奏也
箋斯白至酧名　正義曰鄭以斯首以見兎小與毛爲異斯爲兎
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爲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
以鮮明是絜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爲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聲
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字
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畜獸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
言有兎白首兎之小者明其微薄也炮之燔之也將以爲飲酒之羞

羞進也謂既飲酒而進此兎肉於賓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者因此酒羞並有言先後之宜且辨經雖先言爲羞進則在後也今禮鄉飲酒燕禮大射皆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故知然也　經言不以微薄廢禮故先述菹羞酒無厚薄之異故後言之四章皆云酌言我也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當然不應每事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之言每酌言者以禮既不下及庶人而爲之制庶人依準士禮立賓主爲酌名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賓相亢爲禮以行獻酢酬之名也不於上章解之者以前直言嘗之無獻酢之名此有獻之故就而言焉然則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爲賓作嘗亦行禮故亦云酌言也禮不下庶人不制篇卷耳其庶人執鶩庶人見國君走亦往往見於禮焉　傳炕火曰炙　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　箋報者至燔之　正義曰申傳酢報之義故言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與主人是得主人之獻酌而報之也於一兎之上而經有三種故辨之言凡治兎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爾貫而

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若今燒乾脯也
柔謂殺巳多日而未乾也　傳醻道飲　正義曰以醻者欲以醻
賓而先自飲以導之此舉醻之初其實飲訖進酒於賓乃謂之醻
也　箋主人至勸酒　正義曰傳以醻爲導飲嫌其謂主人自飲
爲醻故辨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賓如此乃
謂之醻猶今俗人勸酒者俗人亦先自飲而後勸人故云猶之箋
皆準鄉飲酒燕禮而爲説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至是詩
正義曰漸漸之石詩者下國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無道西戎
北狄共違叛之荆楚之羣舒又不來至乃命將率東行征伐之其
役人士卒巳久而疲病勞苦于外故作是漸漸之石詩以刺之下
國諸侯之國對天子爲上故稱下國也言下國者此詩下國之人
所作未必即諸侯之身作之也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作詩刺之
者王師出征亦使諸侯從巳諸侯之人亦病故刺之也定本集本
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有者誤也毛以戎狄叛之經
三章上四句是也荆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

病于外副上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之言爲六句之揔三方皆有征伐而久病獨言東征者以經有東征之文因言以廣之其實戎狄亦伐之也鄭以戎狄叛之經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荆舒不至上二章次二句及卒章上四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於外三章皆下二句是也以特言命將東征無伐戎狄之事則不伐戎狄也言不至與叛之則明由叛而不至其義一也下篇言四夷交侵師旅並起用兵不息則戎狄亦當伐之但自此篇不言之耳　箋荆謂至士卒　正義曰以楚居荆州故或以州言之春秋經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爲荆州亦以其居荆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作荆者非爲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賤楚故以荆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州或國自從時便非褒貶也殷武曰維汝荆楚已幷言之是楚之稱荆亦已久矣魯頌亦曰荆舒是懲是隨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鄝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此直言舒不指一國　箋又引舒國不盡故言之屬旣言將率別云役人故知謂士卒也　漸漸至朝矣　毛以爲此時

龍謂之羣舒此直言舒不指一國箋又引舒國不盡故言之屬旣
言將率別云役人故知謂士卒也 漸漸至朝矣 毛以爲此時

戎狄已叛將率征之與其士卒伐而不息言戎狄之地有漸漸然
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
等登此高山涉此遠路維其勞苦矣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
將率以役人東征征伐荆舒之國疲於軍役而病不暇脩禮而相
朝矣 鄭以漸漸爲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不可登而上
矣以興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其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路
悠悠然而長遠維其邦域廣闊又勞勞然矣雖往征之難可卒服
武人將率雖受命東征役人罷病必不能正之使朝於王矣
傳漸漸山石高峻 正義曰以漸漸文連之石爲山石之狀又言
維其高矣故知爲高峻貌此傳無異鄭之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
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爲一事鄭以勞爲遼遼言廣闊之意毛無改
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矣當爲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
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毓云篇義言
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
爲征戎狄而言俱是述毛爲說傳意或當然也下箋苕之華序曰

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何草不黃序曰四夷交侵用兵不息此序言戎狄叛之明其亦伐戎狄傳又揔而注之則王孫之言非無理矣故據爲毛說若然卒章上四句毛則分之者以豕之與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此山川事類故并之 箋山石至卒服

正義曰以漸漸高不可上故喻戎狄彊不可伐也知非戎狄之國高山者以序唯言戎狄叛之不言征伐戎狄則不得歷其國之高山又荆舒之地山川悠遠而尚伐之不得言戎狄山高不可伐故以喻其衆彊也維其高矣還是漸漸之石高也則知維其勞矣是山川悠遠之勞勞也故曰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說此者言其不可卒服故下句言不能正之也廣闊遼遼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遠也毛并注四句則是以爲一事箋分爲二者以下云武人東征不皇朝矣必上有難征之事乃可言不能正之不得不言荆舒故知山川悠遠是荆舒之地爲下事發端也不并

以下云武人東征不皇朝矣必上有難征之事乃可言不能正之
不得不言荆舒故知山川悠遠是荆舒之地爲下事發端也不并

以四句爲下事之端者以序云戎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得全
無所陳故以上二句充之也卒章不分之者以序云命將率東征
則荆舒之惡爲甚是詩所主言而下章文勢接連上言涉波下言
滂沱俱是水事明其共爲一喻故皆以爲荆舒焉　箋武人至於
王　正義曰以序云命將率東征故知武人謂將率也皇正釋言
文朝者諸侯見王之辭序云役久病於外明其所將之人罷病不
能正之使朝故言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
荆舒使朝于王王肅云武人王之武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
伐東國以困病不暇脩禮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説毛意無以見其
爲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爲不暇故存其説伐毛耳凡諸侯邦
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朝之禮且受命
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爲怨而列於詠歌
王氏之義不爲長矣　漸漸至出矣　毛以爲時遠征戎狄戎役
罷勞言戎狄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我等登之維其[illegible]言
當徧歷此石也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

時其可盡徧矣由行不可徧故久病勞苦也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疲於軍役而辛苦不暇出而相與爲禮也鄭以爲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崔嵬然不可登而上矣以與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其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里悠悠然而長遠雖往伐之其處廣闊何時其可盡服之矣由此故武人東征之不能正之使出聘問於王矣　傳卒竟没盡　正義曰釋詁云卒終也終亦竟之義故云卒竟也釋詁又云泯盡也李巡云泯没之盡泯没義同故没爲盡也此經卒没之義略同而維其曷其文異者維其言已行當竟之曷其憂行不可盡勢相接也　箋卒者至盡服　正義曰箋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形也故讀爲崒釋山云崒者厜㕒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箋云崒者崔嵬謂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取爾雅爲說也上章言勞勞廣闊此言不可盡服亦勢相接故上箋云言其不可卒服意取於　此有豕至而他矣　毛以爲此時征伐戎狄役人勞苦而有豕豬之白蹢進而涉入水之波漣之處矣是在地爲將雨之徵也又值月更離歷于

他矣　毛以爲此時征伐戎狄役人勞苦而有豕豬之白蹢進而
涉入水之波漣之處矣是在地爲將雨之徵也又值月更離歷于

畢之陰星在天爲將雨之候以此徵候果致大雨使其水滂沱而
盛矣已等役人遇之尤以疲病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爲甚苦之辭
也又王之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伐荆舒之國皆已勞病不暇更
有他事矣故不得相朝爲禮也　鄭以爲荆舒之人似衆豕其君
猶白蹢者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以荆舒之人性好亂又勇
悍難制服言有豕之白蹢者領其衆豕離其繒牧之處涉入於水
波漣矣以興荆舒之君率其衆民去其禮義之安居於亂亡之危
矣豕性本自能水月復離歷於畢星天又雨之使滂沱矣羣豕既
得此水彌唐突而難制以喻荆舒本自好亂王又爲不善之政以
加陵之矣荆舒既被此政彌彊梁而難服武人雖則東征不能正
之使不爲他矣干犯王命是爲他事言不能正之使不干王命
傳豕豬至水波　正義曰豕豬釋獸文釋詁云烝進也言進涉是
訓烝爲進也毛以下經月離于畢爲雨徵類之則此亦雨徵也故
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水矣并以二經爲雨徵言役人遇雨之
勞苦也　箋烝衆至於豕　正義曰烝衆釋詁文衆豕之性能水言

其自好涉波非雨徵也以唐突難禁制者荆舒之難制服也釋獸
釋豕云四蹢皆白豥孫炎曰蹢蹄也傳巳訓蹢爲蹄故箋卽以蹄
言之經直云白蹢不云豥則白蹢亦不不知幾蹄白而箋引此者以
爾雅主爲釋詩詩中言豕白蹢唯此而巳故知夲以訓此也馬驚
謂之駭則駭者躁疾之言白蹢名之爲駭是躁疾於餘豕故云則
白蹄其中尤躁疾者也駭與豥字異義同釋獸於豕之下所寢橧
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爲橧某氏曰臨淮人謂野豬所寢爲橧李巡
曰豬卧處名橧橧是所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橧牧之
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繒與橧音義亦同荆舒之人勇悍捷
敏者謂土俗民人勇而剽悍其舉動便捷敏速以其性輕故好叛
難禁制也其君猶白蹄之豕言其民猶衆豕也乃率其臣民去禮
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正謂叛也諸侯之朝天子上下相敬是禮
義也叛違王命以致征討是亂亡也豕者言獸之尤穢今以荆舒
比之故賤之比方於豕以其餘興喻立文猶隱此云有豕正是指
斥辭有憎疾之旨故知有賤之意　傳月離至則雨　正義曰以

比之故賊之比方於豕以其餘與喻立文猶隱此云有豕正是指斥辭有憎疾之旨故知有賊之意　傳月離至則雨　正義曰以

畢爲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月離于畢即言俾滂沱矣故知月離陰星則雨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即此畢是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範注云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鄭知然者以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而休徵肅時雨若乂時暘若晢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肅乂晢謀聖本之五事則肅由貌也爲木乂由言也爲金晢由視也爲火謀由聽也爲水聖由思也爲土故五行傳以爲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庶徵亦依此貌言視聽思爲次鄭由此故云雨木氣也春而施生故木氣爲雨也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陽也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爲風以此知風土雨木皆從妃所好言好是好樂他辭非已性也此庶徵寒燠即暘明也加之以陰則爲六氣故五行傳陰屬皇之不極或曰皇之不極厥罰常

陰是也而賈逵服虔因此及春秋緯之文即以風東方雨西方又云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唯天陽不變唯晦明所屬爲當餘甚謬矣失之於書傳也　箋將有至王甚　正義曰此與上經相接爲喻言豕性本自能水又加以滂沱之雨是豕彌得性益難禁制以喻荆舒本自好叛加以王之不善是彼彌得志益難威服本言滂沱之喻唯此而已但詩人言大雨更生一意言月離于畢然後天爲大雨是滂沱之雨萌漸由離畢也言王爲不善然後荆舒背叛是叛之萌漸亦由王出也萌者事之初猶物之萌牙漸而成大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之使滂沱是疾此雨之甚言荆舒自好叛王又使之叛是疾王之甚鄭知然者正以言俾不然言雨足矣何須言使也　箋不能至王命　正義曰他者謂職分之外攝爲餘事秉其所守于犯王命是爲他矣故知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命即干王命是他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不言南蠻北狄者下篇序曰四夷交侵中國則蠻狄亦侵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

戎東夷交侵中國不言南蠻北狄者下篇序曰四夷交侵中國則
蠻狄亦侵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

起即序首章上三句之事因之以饑饉卒章下二句是也閔周
室之將亡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己逢之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序
倒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室之亡所以傷之經則因文以弘義
逢師旅而已傷乃覆言可傷之事故言因之饑饉於下明其彌是
可傷各自爲義次也　箋師旅至危亡　正義曰以四夷在中國
之外從外內侵則緣邊諸侯被侵矣又言師旅並起者非一之辭
明其非獨王室故知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周
禮制諸侯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出師
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然且於時諸侯衰弱
或不能備軍故纔出師旅也知大夫將師出見戎狄之侵周者以
序云傷己逢之經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若非身自當之不應如
此深恨故知身自將師而出見戎狄交侵而發憤閔傷也且上下皆
言下國明此亦下國大夫自將其國之師故二章箋云諸侯微弱
而王之臣當出見也是於時王臣未出不得逢之也逢之是身見
之辭故云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也　苕之華至傷矣　正義曰

陵苕之英華本紫赤而繁多至今亦芸然其色黃亦衰矣以與周室之諸夏本兵彊國盛今其師病而微矣陵華衰則將落落則苕幹特立矣諸侯師病則將敗敗則京師孤弱矣以周室之盛忽見如此之衰故我心爲之憂愁矣維其傷病矣傷其見侵削也　傳苕陵至則黃　正義曰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舍人曰苕陵苕也黃華名蔈白華名茇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蒔一名陵苕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皁煑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機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芸爲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　箋陵苕至孤弱　正義曰紫赤而繁華衰則黃皆以時事驗知苕之幹喻京師華猶諸夏者以序云交侵中國即九州之諸夏也師旅並起是諸侯之師起而助王也華之衞幹如諸夏之衞京師故知幹如京師其華猶諸夏也又解不以葉喻之意以其諸夏本亦名諸華襄四

侯之師起而助王也華之衞幹如諸夏之衞京師故知幹如京師
其華猶諸夏也又解不以葉喻之意以其諸夏本亦名諸華襄四

年左傳魏絳諫晉侯曰諸華必叛昭三十年左傳子西諫楚王曰
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於諸華是或謂諸夏爲諸華也謂之
夏者夏大也以其中國有禮義之華可嘉大也論語曰不如諸夏
之亡是也華黃落則茗榦衰故喻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
孤弱也　茗之至無生　毛以爲上言華將落故於此言巳落言陵
茗之上黃華今巳殞落矣唯有葉青然獨在耳以興王室之外
諸夏今巳喪敗矣唯有其臣當出見耳是戎夷之彊侵敗諸夏藩
衞既弱周室將亡大夫傷巳逢之故言知我王政之如此不能撫
和戎夷使諸夏喪敗不如巳之本無生也自傷生逢今世　鄭唯
以華衰爲異言陵茗之上黃華其色既巳衰矣唯其葉見青青然
以興周室之外諸夏其師既巳罷矣獨王臣當出見華巳衰而葉
未殞猶諸夏巳病而王臣未發明鄭蔽既衰出亦敗矣餘同
傳華落葉青青然　正義曰事必有漸物無兩盛上言將落則此
巳落矣又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故言華落葉青然則毛意以華
喻所出之師上章以華喻師病此落喻巳敗諸侯既敗則王臣當

出天下諸侯衆矣尚不能禦之王兵若出亦當敗矣故上章爲諸侯未敗此爲已敗下所以言亡爲事之漸也宣王之伐蠻狄皆出王室之兵此先諸夏後京師者王者彊盛則命將征討諸侯從之衰弱則諸侯先自禦寇王師大急乃出此則理之常也且此時戎狄從外而侵將内及王室詩人先云諸侯之敗見其危之漸耳

箋京師至出見　正義曰既言苕之華又言其葉華之映葉猶諸夏之蔽京師故言京師以諸夏爲鄣蔽華衰而葉見故喻諸侯微弱王臣當出也易傳者以經仍云苕之華則華猶未落且華喻諸夏時諸夏未爲皆亡不可以落爲喻故爲衰耳　箋我我至之甚

正義曰知我非詩人自我而以我爲我王者以逢時多難非已所爲詩人不當自責故知我爲王之政人莫不好生而云已不用生生非已所裁而以生爲恨故知已自傷逢今世也　牂羊至以飽

毛以爲諸侯既敗周室將亡今牂羊而責其大首終無是道也以興周衰而求其大興亦無此理也周不復興其亡亦速三星之光耀在於魚罶之中其去斯須不可久也以喻周室之亡期將至欲

望其存亦不可乆也人於亂世乏食而飢人於治世豐食而飽今亂日多故人可粗得食而治日少故少可以飽　鄭下二句爲異言時師旅旣起因之以饑饉故言此士卒之人於晏早可以與之食但時乏少無可以飽之是所以可傷也　傳牂羊至可乆

正義曰釋嘼云羊牡羒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星隨天運晝夜一周魚笱之間蹔見心星之光曜須臾卽過故言不可乆也　箋無是至須臾　正義曰以此詩主論周衰故知喻求其復興不可得也序言閔周室之將亡故知不可乆者喻周將亡其去須臾也

箋今者至飽之者　正義曰鄭以幽王時恒多禍亂曽無治時何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毛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上言下國後云君子則作者下國君子也君子無尊卑之限國君以下有德者皆是也言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序其用兵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用兵不息上二章是也視民如禽獸下二章是也經言兕虎及狐止有獸耳言禽以足句且散則獸亦名禽也

興周衰而求其大興亦無此理也周不復興其亡亦速三星之光曜在於魚罶之中其去斯須不可乆也以喻周室之亡期將至欲

何草至四方　正義曰言天下之人於草生正月之時從役去時草始生耳今至十月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矣云草生至於草黃於是之間將率何日而不行乎言常行是勞苦之甚也又言萬民何人而不爲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言皆爲將之以經營也是非直將率爲勞萬民又甚苦焉　箋用兵至之甚　正義曰言用兵不息是用之過久何草不黃是見黃而怨若草大始去或欲黃乃行不應見草之黃嗟怨若此明草有生死之期行者覩物而思故云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謂正月二月之中也至歲晩矣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是九月十月之中也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華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故云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是其勞苦之甚也知此句謂將率者以言何日不行明行者有人下云何人不將爲人所將則是士卒也下句旣爲士卒知此爲將率也　何草至匪民　正義曰將率以草黃之時旣不得歸又至明年之春言今何草不玄言衆草將生而皆玄之也於此之時何人而不爲矜耳言皆矜也久而不歸失夫婦之

時既不得歸又至明年之春言今何草不玄言衆草將生而皆玄
之也於此之時何久而不爲矜耳言皆矜也久而不歸失夫婦之

道而皆爲矜夫也既久役如此哀我征行之夫豈獨爲非民乎若
亦是民當休息何爲使之從役久而不得歸也　箋玄赤至之矜
正義曰鄭於冬官鐘氏注差約之云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
與三入赤三入黒故云玄赤黒色春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以
十三月爲正物生色黒故知始春之時草牙蘖者將生必玄也釋
天云九月爲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始春
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草盡
陰氣侵寒其色皆黒是陰而氣寒之黒不由草玄色孫炎之言誤
矣無妻曰矜書傳及王制文彼言老宜爲六十之外禮六十不與
服戎自六十以下不必皆老但行役過時久不得歸與無妻者同
故謂之矜也舜年三十以無室家之端書亦謂之有鰥在下矜與
鰥古今字　箋古者至民乎　正義曰隱五年穀梁傳曰古者征
伐不踰時是古者師出不踰時也所以厚愛民之性命恐勞苦故
也今草玄至於黃黃又至於玄朞年不歸是爲非民言其不厚之
也　匪兕至不暇　正義曰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

非是兕非是虎何爲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時旣視民如禽獸故哀我此征行之夫朝夕常行而不得閑暇　傳兕虎野獸　正義曰傳言野獸者解本舉此之意以役人不宜在野故言視民如禽獸也許慎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爲鎧釋獸云兕似牛某氏曰兕牛千斤郭景純云一角青色重千斤是也　箋兕虎比戰士　正義曰序云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狐比有棧之車則比中各自取象故云兕虎比戰士取其猛也　有芃至周道　正義曰有芃芃然而小者當狐也此狐本是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今我有棧之輂車人輓以行此人本非禽獸何爲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同乎故傷之也　傳芃小至役車　正義曰以芃是狐之狀非大獸故言芃小獸貌也此言用兵不息明此車士卒供役之車故云棧車役車　箋狐草至輂者　正義曰以上言率彼曠野而此又云幽草明義取於草以狐草行草止故比輂者亦道行道止故以幽草與周道相對也故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

草明義取於草以狐草行草止故比輂者亦道行道止故以幽草
與周道相對也故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

輂注云輂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是行止常依於道
似狐之依於草也以循草比人故知比輂者也鄉師注引司馬法
曰夏后氏謂輂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輂輂一斧一斤一鑿
一梩一鋤周輂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輂殷十八人
而輂周十五人而輂是軍行必有輂皆人輓以行也春官巾車王
后五路有輂雖載任與此不同亦人輓以行故謂之輂也若然巾
車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
車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
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軍
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棧車也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
與彼庶人役車同又知非彼役車者以役車庶人之所乘但庶人
賤以供役爲名耳非輂者也即唐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
人輓故知不與此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輂車耳有棧是車之狀非
士所乘之棧名也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五

計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四字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六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勑撰定

正大雅

文王　大明

文王七章章八句　文王至作周　正義曰作文王詩者言文王能受天之命而造立周邦故作此文王之詩以歌述其事也上文王篇名之日下文王指而說其事經五章以上皆是受命作周之事也六章以下爲因戒成王言以殷亡爲鑒用文王爲法言文王之能伐殷其法可則於後亦是受命之事故序言受命作周以揔之　箋受命至周邦　正義曰言受命作周是創初改制非天命則不能然故云受命受天命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立周邦也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爲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爲天子故爲受天命也案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坤吐地符又易坤靈圖云

法地之瑞黃龍中流見於雒注云法地之瑞者洛書也然則河圖占
天洛書自地讖緯注說皆言文王受洛書而言天命者以河洛所出當
天地之位故託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實皆是天命故六藝論云河圖洛書
皆天神言語所以敎告王者也是圖書皆天所命故文王雖受洛書亦天
命也帝王革易天使之然故後世創基之主雖無河洛符瑞皆亦謂之受
命以其得有天下是命與之故此亦云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文王雖未得
九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無明說鴟鴞之傳謂管蔡爲
二子則毛意周公無除喪攝政避居東都罪其屬黨之事其受命之
年必不得與鄭同也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
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
作三統曆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曆志
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
矣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也其即諸侯
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
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

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
皆以爲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書
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
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
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
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
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犬夷與伐耆伐邘其
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
文雖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爲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
白魚皆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爲七年之事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
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尚書運期授引河
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
年受命易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
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是
鄭意以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而命之也

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
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

鄭知然者易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

布王號於天下受録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此改應猶如也

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由此而論既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雖連

以伐崇改正之事下云受録應河圖則二十九年之文爲受録而發

受録者即謂受丹書王命之録也以此知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即是

赤雀所命之年也先言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然後

始言受録者以文王之時所爲大事唯此而已此由天命而然故既

言受命之年即言所爲之事下乃繼以受録應河圖此等之事皆

由受録而爲之故受録之言與二十九年文不連耳是類謀亦先言

伐崇然後言受赤雀丹書亦以伐崇作靈臺是文王大事由受

命而然故在赤雀之上先言之也且乾鑿度云亡殷者紂黑期火

戊倉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蔀也午爲火必言火戊者木精

將王火爲之相戊土也又爲火子又火使其子爲已塞水是助倉精

絶殷之象也是言文王受命在戊午蔀之意既言入戊午蔀二十九

年受録復説在戊午之意明以二十九年爲受命年也受命之月

絶殷之象也是言文王受命在戊午蔀之意既言入戊午蔀二十九
年受録復説在戊午之意明以二十九年爲受命年也受命之月

已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
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是鄭以受命
元年爲入戊午蔀三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也又以曆挍之入戊午
蔀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則
元年歲在己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譜云以曆
挍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是得赤雀之命
後年改元之驗也又中候雒師謀云唯王既誅崇侯虎文王在豐豐
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戸是受命六年而伐崇居豐也即云至磻
谿之水呂尚釣崖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矣所以言七年者以本丹書
命云雒授金鈐師名呂故得命即望之今受命六年而言望公七年
通得命之年數之故七是得命之後明年改元鄭所參挍於茲明矣
若然鄭於金縢之末注云文王年十五生武王又九十七而終時武王
年八十三矣若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八十三至十一年觀兵得魚之時武
王八十七矣至九十三而終則通數取魚之年乃得爲七年鄭云文王得
赤烏武王俯取魚皆七年文王以明年數武王以其年數者文王改元

須得歲首爲之武王未及改元唯須正名號耳我應說文王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恒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故太誓說武王升冊稱皇太子得魚即云俯取是得告之即須改稱故不與文王同也如上所說受赤雀之命必是歲在戊午蔀二十九年矣案乾鑿度云曆元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以曆法其年則入戊午蔀二十四年矣歲在癸丑是前校五歲與上不相當者其實當云二百八十五歲以其篇已有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録之言足以可明故略其殘數整言一百八十而不言五也知必加五年當戊午蔀二十九年者依三統曆七十六歲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之日爲初蔀名甲子蔀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卯即以癸卯爲蔀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爲蔀三也辛酉蔀四也庚子蔀五也己卯蔀六也戊午蔀七也丁酉蔀八也丙子蔀九也乙卯蔀十也甲午蔀十一也癸酉蔀十二也壬子蔀十三也辛卯蔀十四也庚午蔀十五也己酉蔀十六也戊子蔀十

八也丙子蔀九也乙卯蔀十也甲午蔀十一也癸酉蔀十二也壬子
蔀十三也辛卯蔀十四也庚午蔀十五也己酉蔀十六也戊子蔀十

七也丁卯蔀十八也丙午蔀十九也乙酉蔀二十也是一紀之數終而復
始後紀還然今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一紀
之法一千五百二十歲除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餘有四百八十歲即是
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
己卯等六蔀除之餘有二十四年即是入戊午蔀二十四年更加五年
為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推太歲即以六十除積年其受命之年太
歲在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為積日以日行一迊六十除之得
日之所在又案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其年前惠公之末
年歲在戊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六復戊午當
三百六十年矣而雒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惠公末年三百六十
五歲又餘五年者夲唯云三百六十耳學者多聞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
誤而加徧校諸夲則無五字也或以為文王再受天命入戊午蔀二十
四年受洛書二十九年受丹書若如此說於易緯之文上下符合於中
候之注年數又同必知不然者以讖緯所言文王之事最為詳悉若赤
烏之外別有洛命則應有文言之今未有聞焉明其無也所論圖書

莫過中候而我應及雒師謀皆說文王之事只言赤雀丹書不言更
有所命詳檢諸緯其辭亦然易通卦驗曰有人侯牙倉姬演步有
鳥將顧其意言文王得赤鳥而演易也是類謀曰受赤雀丹書春秋
元命苞曰鳳皇銜丹書於文王之都皆言丹書鳥雀而已曾無片言
別有他命鄭言洛書即丹書是也不然鄭何處得洛書之言乎說者
雖云再命既言七年而崩則亦赤雀命後始改元矣若二十四年已後
受洛書所以不即改元而待後命何也且鄭云受洛書之命為天子若
前命已為天子後命更何所作既天已使為天子猶尚不肯改元便是
傲慢神明違拒天命聖人有作決不然也又鄭於六藝論極言瑞命
之事云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其
正也若禹觀河見長人皐陶於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鳥至武王
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於戶秦穆公白雀集於車是其變也文王
唯言赤雀何得更有洛書且洛書龜負而出乃是太平正法於文王
之世安得有之此其所以大蔽也然則文王所受實赤鳥銜書非洛而
出謂之洛書者以其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此為正也故圖者謂雖不

之世安得有之此其所以大蔽也然則文王所受實赤鳥銜書非洛而
出謂之洛書者以其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此爲正也故圖者謂雖不

從河謂之河圖書者雖非洛出謂之洛書所以統名焉故元命苞云鳳
皇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
授是不從河者也坤靈圖云黃龍中流見於洛注云謂洛書是洛書
不必皆龜負也言河圖龜書見其正耳所命文王銜丹書者我應是
類謀謂之赤雀元命苞謂之鳳皇通卦驗謂之爲鳥者羽蟲之大
名赤雀鳳皇之雛神而大之亦得稱鳳文雖不同其實一也受命六
年乃始伐崇既伐於崇乃作邑於豐則受命之時未都豐矣而我
應云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元命苞云鳳皇銜丹書遊於文
王之都者鄭作我應序云文王如豐將伐崇受赤鳥是當時行往豐
地未都豐也所居有屋故稱昌戶從後言之謂之文王之都太誓云至
於王屋譜云周公避居東都亦此類也文王世子稱武王謂文王曰西方
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生稱王也其稱王也必在受命之後元命
苞云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之文在誅崇之
上是類謀云稱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
皆承伐崇作靈臺之下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但彼文以伐

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歷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後爲次未可即以爲定書傳稱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又曰周人乘黎注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案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大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旣同則黎者耆一物是文王伐犬夷之後乃被囚得釋乃伐耆也出車詩文王之勞還師云春日遲遲是四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勞之當勞訖被囚其年得釋即以歳暮伐耆故稱五年伐耆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五年以前旣已稱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爲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稱王顯然背叛雖紂之愚非寶能釋也又書序周人乘黎之下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時未爲王是六年稱王爲得其實故乾鑿度布王號之下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改此是鄭意以爲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內建元久矣無故更復改元

是有稱王之意雖則未布行之亦是稱王之迹故周本紀云詩人道
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皇甫謐亦云受命元年始稱王矣正以改
稱元年故疑其年稱王斯言非無理矣但考其行事必不得元年
稱王耳然則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禮記大傳注云文
王稱王早矣者以殷紂尚存雖於年爲晚而時未可稱故爲早也
時未可稱而必稱之者我應云我稱非早一人固下注云我稱王非
爲早欲以一人心固臣下是早稱之意也然則伐崇之時未稱王矣
皇矣説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禡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禡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者文王於伐
崇之後尋即稱王於時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王事故
類禡也文王雖稱王改正統得行其統內六州而已禮記大傳曰牧之
野武王之大事改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後又復頒布使天下徧知
之猶未制禮未是大定故召誥云惟二月三月注云當爲一月二月不
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然則從是以後始大定矣
文王之得太公無經典正文言其得之年月雒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

乃得呂尚於磻谿之崖是伐崇之年得呂尚也書傳云散宜生南宮
括閎夭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是文王被囚之
年得太公也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犬
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則是斷虞芮
之前得太公也皇甫謐以爲未受命時已得太公羣言不同莫能齊
一案左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
以八十二矣不應此時方取正室且文王於今年得之明年即崩以人情
準之未應便爲武王取其女也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
有殊勳世胙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伐崇之後方始得之
則文王於時基宇已就太公無所宣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若武王
承父舊基太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賢聖多矣杖鉞之勞不足稱述
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可惑矣齊世家云呂尚蓋嘗
窮困年老矣以魚釣干周西伯出獵得之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
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隱海濱周西伯
拘羑里散宜生等知而招尚曰吾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言呂

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隱海濱周西伯
拘羑里散宜生等知而招尚曰吾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言呂

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司馬遷馳騁古今良亦勤矣
尚不能知其事周所由安能知得之年月今雖考按未能正之尚書
帝命驗曰自三王以下天命未去饗善使一姓不再命然則文王已
受赤雀武王又得白魚者一姓不再命謂子孫既衰之後天下復重
命使興耳非謂創業之君也文王雖天意與之而仍未克紂復命武
王使之統一故再受命焉

文王至左右　正義曰言文王初為西伯在
於民上也於呼可歎美哉其時已施行美道有功於民其德昭明著
見於天言治民光大天所嘉美以此故為天所命周自大王已來居此
地周雖是舊國其得天命維為新國矣以明德而受天命變諸侯而
作天子是其改新也天既命文王我有周之德豈不光明乎由有美德
能受天命則有周之德為光明矣天之命我文王豈為不是乎皇天
無親惟德是與當時天下莫若文王則天之所命為是矣又美文王
云文王升則以道接事于天下則以德接治于人常觀察天帝之意隨
其左右之宜順其所為從而行之　傳在上至歎辭　正義曰此言於
昭于天是說文王治民有功而明見上天故知在上在於民上也書傳引

於穆清廟乃云於者歎之是於爲歎辭也尚書注云於者嗚聲則
於嗚古今字耳　箋文王至曰文　正義曰下言其命維新則此未受
命時事故鄭本而言文王初爲西伯未受命之時已有功於民其
德著見於天故爲天所命也言初爲西伯以對後爲王揔受命之
前爲初非謂爲西伯之初耳以言在上著見于見明治民之功見也
故知有功於民其德著見于天言著見者爲天所嘉美而知之故
天命之爲王使爲君於天下至崩而謚之曰文曲禮下曰君天下曰天
子檀弓上曰死謚周道也　箋大王至美之　正義曰言大王自豳
來相其可居之處而爲國於周大王已來居此地是周雖舊邦也閟
宮云實始翦商是王迹起焉國語言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
雖爲周興之兆而未有書文授之王位是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天
命以諸侯國名變而爲天子國名是其改新之也言新者美文王能
使之新也　傳有周周也時是也　正義曰以周文單故言有以
助之烝民曰天監有周時邁曰明昭有周皆同也猶左傳謂濟爲
有濟傳疊而解之有周正周也時是釋詁文　箋周之德至是矣

正義曰此言文王德著爲天所命故反其辭以結之言又是者言周德既明天命復是對上句故言又也王肅云天命之是也言時天下莫若文王　傳言文至接人　正義曰人君在人之上在天之下其升降惟天人耳故知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謂與之交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恩禮撫養以接之　箋在察至行之　正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人而云在帝左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言文王觀知天意解在帝也順其所爲從而行之解左右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順其所爲而效之　亹亹至亦世　毛以爲亹亹乎勉力勤用明德不倦之文王以勤行之故有善聲譽爲人所聞日見稱歌不復已止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子孫於是又載行周道致有天下以此德澤流之後世維文王孫之與子皆受而行之維文王孫之與子不問本宗支子皆得百世相繼言由文王功德深厚故福慶延長也文王之德不但澤及子孫而已凡於周爲臣之士豈不有顯德乎言其皆有顯德而亦得繼世食禄言文王德又及朝臣所以常見稱誦不復已止也　鄭唯以哉爲始侯爲君爲異言文王能敷陳恩惠之施令德

著于天遂受天命而造始周國由此故爲天下之人君其文王孫之與
子其本適爲天子支庶爲諸侯皆得百世餘同　傳亹亹至支子
正義曰亹亹勉也釋詁文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栽者培之注引
上天之載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釋詁云維侯也郭璞曰互
相訓是侯得爲維也適辟本幹庶辟其枝故言本本宗支支子也
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錫予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維文王
孫子受而行之美其福及子孫言文王之功德其大宗與支子相承百世
之道　箋哉始至百世　正義曰哉始侯君釋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
爲天子宜爲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傳也受天之命本由明德其
用明德即陳錫是也以能敷陳恩惠之施故得受命造周令長世
稱誦是用明德而致令聞不已也昭十年左傳曰陳錫載周能施
也夫故知陳恩惠之賜以施予也宣十五年左傳亦引此詩乃云文
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是造始周國也旣造周國當子孫嗣之故天
下之民君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也　傳不世至世祿
正義曰傳以經言不顯則爲顯也由顯而得世故并及之不世顯德

乎言其世顯德也謂臣有顯德令子孫世之士者世祿欲舉輕以明
重若子孫復有顯德爵位亦世之仕者世祿孟子文　箋凡周至其
功　正義曰以士者男子成名之大號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揔
稱亦可以兼士也凡爲揔辭顯爲光明故言謂其臣有光明之德
者亦得世世在位以重其功勞故也傳言世祿箋言在位者以言亦
世者亦前本支百世也百世謂繼世在位知此亦世世在位也以此知毛
言世祿舉輕苞重耳不謂不得世位也文王之時則其功未定不得定
之長在卿大夫之位若武王以後則大封羣臣或爲列土諸侯或爲王
朝卿佐雖爲王朝之臣其大功亦得世之故直言世世在位而不辨其
外內也郊特牲及士冠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則封爲國君固當世
矣其卿大夫有大功乃得世也王制言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云選賢
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曰大夫不世爵注云謂縣內及列
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又曰諸侯之大夫不世
爵祿也公羊傳曰世卿非禮則卿大夫正法不得世也異義卿得世又
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尹氏

齊氏崔氏世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此許氏亦以卿大夫世祿爲常雖以世祿爲常而有大功德亦得世位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是大功特命則得世位也白虎通曰諸侯繼世者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故也此託之陰陽之義其實諸侯以大功而封故也卿大夫本以佐君欲令非賢不可所以不世也其得世者又違常法以大功而許之耳

世之至以寧　毛以爲因上不顯亦世又反而詳之言此世祿之臣豈不光明其德乎言其世世有光明之德故也以有光明之德其爲君之謀事則能翼翼然忠誠而恭敬也所以得有此臣者天以周德至

盛欲使羣賢佐之故皇天命多衆之士生之于我周王之國我周王之國能生此賢人收而用之則維是我周家幹事之臣臣能幹事則國以又安故歎美之此濟濟然多威儀之衆士文王以之安寧言文王得賴此臣之力思語辭不爲義鄭以思爲願言此世顯之臣非直謀事恭敬又推誠恕物所及弘廣乃思願皇天令其多衆之士生此我王之國得與我周家爲幹事之臣此世顯之人謀則忠敬心則誠信故歎美之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士還謂世顯之人與思皇多士不同也　傳翼翼至皇天　正義曰釋訓云翼翼恭也敬是恭之類故連言之以此覆述世顯之人不宜更有所思故以思爲辭皇與多士連文能生多士維天乃然皇者天號故皇爲天也王肅云言天思周德至盛故爲生衆士於此周國王國能生此衆美之士維周以之爲楨幹也　箋猶謀至之臣　正義曰猶謀釋詁文以思之爲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爲辭故易傳以意之所思必情之所願故以思爲願朝廷之士多妬忌賢能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臣之願多賢實爲美事明此思

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使皇天更生多賢也下濟濟多士即世顯之人與此多士不同也何者此思皇多士乃是世顯之人思天生之尚未知思得以否假令得之猶是後世之事文王未得賴之以寧也以此知濟濟多士還是世顯之人傳以翼翼爲恭敬而論語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謀者主忠故言忠敬翼翼然也言此邦能生則是生而用之故云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幹事是已用之語明克生爲用之矣

傳濟濟多威儀　正義曰此多士是上世顯之人則諸侯及公卿大夫此文皆兼之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孫炎曰濟濟多士之容止也然則濟濟惣爲在朝之儀故云威儀也曲禮下云大夫濟濟謂行容之貌與此別少儀云朝廷之儀濟濟翔翔與此同矣

穆穆至周服　毛以爲穆穆然而美者文王也旣有天子之容矣於呼美哉又能於有光明之德者而敬之其敬光明之德者而甚堅固哉言尊賢愛士心能堅固故天命之使臣有商之孫子而代殷也商之孫子其數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已言其數過億也雖有過億之數以紂爲惡之故至於上帝旣命文王之後維歸於周而臣服之明

數以紂爲惡之故至於上帝既命文王之後維歸於周而臣服之明

文王德盛之至也　鄭唯以侯爲君言商之孫子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爲異餘同　傳穆穆至假固　正義曰穆穆美釋詁文又云緝熙光也敬之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故傳連明言之假雖有別訓以言敬事有德而爲天所命宜爲堅固故爲固也　箋穆穆至子孫　正義曰於爲歎美之辭故言於美乎言又能敬其光明之德以文王身有聖德復能敬人故言又也直言光明之德不言止則止爲辭也大學引此詩注云敬其所以自處止緇衣亦引此注云敬其容止者彼各有所證故與此不同也此言緝熙敬止明有緝熙之德者敬之故言敬其光明之德假哉文雖下屬而理結於上故云堅固哉天爲此命之言能敬德堅固故能受天命使臣有商之子孫謂使之爲臣以爲己有即下云侯服于周是也　傳麗數至爲衆　正義曰以億是數名故知麗爲數也德之小者猶可以衆敵之盛德不可爲衆言德盛則難爲衆故雖多而服周深美文王言非衆所敵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衆毛於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　箋商之至如德　正義曰以舉多

而服文王故知不徒億也文王所得六州而已殷之同姓未必有歸之者況其子孫乎而云不億者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其之耳非實事也 言天既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其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為君者也九服者大司馬大行人千里之畿外每云又其外五百里即侯甸男采衞要夷鎮蕃是也此亦據在後言之天命文王之時服名未定也其服名自古而有故禹貢有甸侯綏要荒五服皋陶謨所謂弼成五服是也但不知夏殷服名耳

侯服至爾祖 毛以為商之子孫既衆多今維乃服臣于周以商之族類變為周臣如是則見天命之無常去惡就善是無常也命既無常故殷之諸臣多士皆有壯美之德見時之疾於周祭宗廟則助其灌鬯之禮而行之於京師言其知命服周之無貳心也因其服周之事而言文王之寬此殷士其為祼獻行禮之時常服其殷所服黼衣而冔冠也文王若以彊服之則當改其衣冠令之從己今仍服殷冠明其自來歸從文王以德服之不以彊也以既陳文王之盛德因舉以戒成王言王之進用臣法可無念汝祖文王乎言當念汝祖文王之法脩德

服衆爲天下所歸是進用臣之道　鄭唯上一句言爲君列在九服
于周家是天命無常餘同　傳則見至無常　正義曰天之所爲不可
得見以紂之惡文王之善致使商之孫子臣服于周如是觀之則見天命
之無常也太學引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箋亦引彼文是無常之事也　傳殷士至曰冔　正義曰此殷士即前
商之孫子服周者故知殷侯也膚美小雅廣訓文敏疾釋詁文王肅云
殷士有美德言其見時之疾知早來服周也祼者以鬯酒灌尸故言灌
鬯也舉祼言之故取郊特牲文云周人尚臭尚臭者一代之禮文王之時
未必已然亦可據後而言也以祼是祭禮當須行之故言將行也天官小
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以將爲送則此言祼將亦宜爲送但祼時
送爵亦是行之其言雖異義亦同也京大釋詁文桓九年公羊傳曰
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
辭言之此京亦謂京師故訓爲大也冬官繢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周
冕無繢繡之飾則殷冔亦不以黼爲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禮器
云冕諸侯九旒注云似夏殷制則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

於黼而已舉一章而表之耳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冔夏收故知冔殷冠也既以冔爲殷冠更取二代以明之故言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也彼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以上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官名弁師職掌五冕故知弁是大名也　箋殷之至以彊　正義曰殷臣壯敏來助周祭祼將是也王肅亦云殷士自殷以其美德來歸周助祭行灌鬯之禮也然宗廟之祭以祼爲主於禮王正祼而后亞祼則祼將主人之事矣而云助行灌者天官小宰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祼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言太宰贊王小宰贊太宰是祼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周人尚臭舉祼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祼也以祭言己代而服舉其本故云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本以德服之而來不以威彊使至何者若爲畏威當改從其周服今服其故服是慕德而來故也武成云大邦畏其力此言不以彊者彼美文王有威可畏耳其實文王化人先以德故言不以彊也此文王之時故殷士仍得服殷之服若制禮之後皆從時王之法唯

二王之後服其故服可也　傳藎進無念念也　正義曰藎進釋詁文無念是反而言之故云念也　箋今王至成王　正義曰以承上文王進臣之道而言念之文王實成王之祖故曰斥成王也此美文王之詩當以時王之意稱述先祖之美不應篇末更戒成王而以爲戒成王者以下章云殷之未喪師宜鑒于殷是時已滅舉以爲鑒若文王之時則紂實未亡不得爲戒又卒章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是欲使後世法文王也下言文王之道可以與後世爲法此云無念爾祖明是上念文王以文王爲祖非成王而誰也戒後世使法文王即是述文王之美故美文王可以戒成王也傳雖不明意當同鄭　無念至不易

毛以爲作者戒成王既無不念汝祖文王進臣之法當述而脩行其德王當云長我當爲之者我所配天命而行也又當告庶國云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言勤脩德教福自歸之又陳所以我當長配天命而行之者殷自紂父以前未喪失衆心之時其德皆能配上天之命而行由紂不能配天命令臣民叛而歸我我宜鑒鏡于殷觀其王之賢愚以爲己戒何則天之大命不可改易　鄭唯永言配命二句爲異

以爲王常當配天命而行則自求而歸之者多衆之福也
傳聿述至多福　正義曰聿述釋詁文也直言配命知
是長配天命者以下云克配上帝故知配配天命也言爾庶國亦當自
求多福者以上章說殷侯助祭還是殷侯念祖自求多福是戒人之
辭故知還戒此殷侯衆多故謂之庶國也　箋長猶至自來
正義曰長雖理通不若常爲便故猶焉以戒成王宜以多福與配天相
成故不爲庶國也又言字不訓爲我　傳帝乙已上　正義曰以失衆
而亡天下者紂也經云未喪故知帝乙以前其間雖行有善惡不喪
衆心故能配天以王者爲配在位不失則能配之故酒誥云自成湯至
於帝乙罔不成王畏相舉未亡以駿亡者耳其實以前非無惡者故
無逸說殷之三宗之後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是
有惡者矣　傳駿大　正義曰釋詁文　箋宜以至改易　正義曰
鑒鏡也鏡照物知善惡故以殷爲鏡知存亡言天之大命不可改易
者謂天意善者與之惡者去之此命一定終不變改也　命之至作孚
毛以爲戒成王言天之大命既不可改易故常須戒懼此事當垂之

後世無令止於汝王之身而已欲令後世長行之長行之者常布明其善聲聞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順天言殷王行不順天爲天所去當度此事終常順天也既言行當順天因說天難傚傚上天所爲之事無聲音無臭味人耳不聞其音聲鼻不聞其香臭其事冥冥欲傚傚無由王欲順之但近法文王之道則與天下萬國作信言王用文王之道則皆信而順之矣　鄭唯宣昭義問爲異以爲汝當徧明以禮義問老而有成德之人餘同　傳遏止義善虞度也　正義曰遏止義善釋詁文虞度釋言文　箋有又至行之　正義曰以上已有所行之事下復言之故知宜爲又也蕩曰雖無老成人謂老人而有成德者也殷王之能順天者謂成湯與三宗耳前文以賢愚爲戒而不言脩其道以不亡爲配天非皆能順天與此意異也此又度其殷王之中賢聖能順天者而行之故可福流於後與其宜鑒不同也此經云自天自從也從又爲順故言順天之事　傳載事刑法孚信　正義曰以其說天之事故載爲事也刑法孚信釋詁文　箋天之至香臭　正義曰以其令法文王故知爲難知而言也凡言聞者謂耳所知也

香臭非聲云鼻不聞其香臭者但以知其氣故借聞名之中庸注
云無知其臭氣者聞即知也　大明八章首章二章四章七章皆
六句三章五章六章卒章皆八句至武王　正義曰作大明詩者言
文王有明德由其德當上天故天復命武王焉言復更命武王以對
前命文王言文王有明德則武王亦有明德互相見也此經八章毛
以為從六章上五句長子維行以上說文王有德能受天命故云有
命自天命此文王是文王有明德天命之事也篤生武王以下說武
王有明德天復命之故云保祐命爾變伐大商是武王有明德復受
天命之事也但說文王之德則追本其母述武王之功則兼言其佐
文王則天生賢配武王則帝所降臨皆是欲崇其美故辭所汎及
鄭唯以首章并言文王武王俱有明德故能伐殷與下為摠目餘皆
同　箋二聖至大明　正義曰以經有明無大故解之也聖人之德
終始實同但道加於民化有廣狹文王則纔及六州武王徧被天下
論其積漸之功故云日以廣大以其益大故曰大明　明明至西方
毛以為文王施行此明明然光顯之德在於下地其徵應赫赫然著見

之驗在於上天由此爲天所祐棄紂命之故反而美之云若是則天之
意難信斯不可改易者維王位耳以其身爲天子謂天必歸之更無
異意何則紂居天之大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爲惡之故天乃絶而棄
之使其教令不通達於四方爲四方所共叛而天命歸文王是爲天
命難信也以天之難信而文王能得天之意言此所以厚美周也
鄭於文義大同以此章以下揔爲明明赫赫辭兼武王言二聖皆能
然餘同　傳明明至於天　正義曰明明察也釋訓文以此文上下
相對謂施德於下能感上天　箋明明至效驗　正義曰以下言紂
之政教不達四方爲天下所棄是武王時乃然則此章爲揔目其辭
兼文武矣故曰文王武王施明德於天下也以其理當兼之故并言
武耳不以兩明赫赫之文分之使有所屬也謂三辰有效驗者周
禮春官神仕職曰掌三辰之法注云日月星辰其著位也桓二年
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服虔云三辰日月星也謂之辰者辰時
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民得取其時節故謂之辰
也有效驗者謂日月揚光星辰順軌風雨以時寒暑應節乃知君

德能動上天民皆見其徵應所以言赫赫在上也　傳忱信至挾達　正義曰忱信釋詁文微子之命及左傳皆謂微子爲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爲正適者鄭注書序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然則以爲后乃生受故爲正適也挾者周迊之義故爲達周禮所謂浹日浹即今之迊義同也　箋天之至美周　正義曰自古已來無不易之代云不可易者以諸侯以下廢立由人是其可改易也至於天子之位則非人力之所能變改言不可改易所以見其難難而能改所以美周德也紂爲天子而復言使明是天使之也教令不行自由紂惡而云天使之者天將令殷滅故生茲愚主亦天使之也故云天使見天人相將之義　摯仲至之行　毛以爲既言文王明德爲天所與故本其所由言有摯國之中女其氏姓曰任從彼殷商之畿內來嫁于周邦既配王季爲妻曰能盡婦道於大國乃與王季維於仁義之德共之而行所以同志意　鄭唯爲婦於周京之地爲異餘同　傳摯國至之父　正義曰以文勢累之任姓仲字故知摯爲國也以下言大任婦人稱

姓故知任爲姓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此言仲任下言大任者此本其未嫁故詳言其國及姓字下言已嫁以常稱言之禮婦人從夫之謚故頌稱大姒爲文母大任非謚也以其尊加于婦尊而稱之故謂之大姜大任大姒皆稱大明皆尊而稱之唯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葢避大姜故也嬪婦釋親文下曲禮云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周禮立九嬪之官婦人有德之稱妻死其夫以美號名之故稱嬪也若非夫於妻傍稱女婦有德雖生亦曰嬪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京大釋詁文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述毛爲說也　箋京周至志意　正義曰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謾言於大王肅以爲大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祼將于京可得以爲京師此王季時爲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即以其居爲京師也孫毓以爲京師又不通矣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當時殷商爲天下大號而言自彼爲有所從來之辭以商對周故

知自其畿內也乃及者相與之辭德者揔稱所行者仁義也故言
配王季而與行仁義之德同其志意見婦人佐夫故言同耳周本紀
云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王季未爲世子而生昌矣此
則從後而言主於王季故其辭若王季爲君之時言也　大任至
方國　正義曰大任既嫁於周今有身而懷孕矣至終月而生文王
維此文王既生長之後小心而恭慎翼翼然明事上天之道既維恭
慎而明事上天述行此道思得多福其德不有所違以此之故受得
四方之國來歸附之言文王有德亦由於父母　傳身重　正義曰
以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箋申之云謂懷孕也易曰婦孕不育
是也　箋小心至由父母　正義曰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知恭慎
貌人度量欲其心之大謹慎欲其心之小見其終常戒懼出於性
然表記引此詩乃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是也言受方國
故知四方之國來附之此篇主美文王有明德而上述大任之配王
季故解之云此言文王有德亦由父母也　傳集就至涘厓
正義曰爲止謂之集是集爲依就之義故以集爲就也文王初

載謂其幼小始有識知故以載爲識也釋詁云妃匹合也妃合對也轉以相訓是合爲配義也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陽渭是水名則洽亦水也釋丘云涘爲厓郭璞曰謂水邊也　箋天監至大姒　正義曰於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明大姒之小於文王纔一二歲耳若然文王初生已有天命之意皇矣乃眷西顧明是紂惡之後天始視文王與此乖者帝王之命定於冥兆唐堯之受河圖昌名已在其録明天歸文王在於久矣但作詩之人意各有主皇矣辭爲沮勸作與奪之勢故言見紂之惡乃歸文王此則美文王之聖有賢妃之助故言天將有命爲生大姒所述意異故言天命有早晚耳氣勢之處止謂洽陽渭涘是也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水亦靈物氣與山同詩人述其所居明是美其氣勢故云爲生賢妃於氣勢之處使之必有賢才也思齊云大姒嗣徽音則文王之妻爲大姒也此云天作之合下言文王親迎故知謂生大姒所言居河之湄唯言有微尰之疾者小人不得其氣勢唯居下濕故生疾耳辭

各有意不得同也　文王至其光　毛以爲此篇主美文王雖王季尚存皆以文王爲王上旣言天爲生配此言成昏之禮故言文王旣聞大姒之賢則嘉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求以爲昏姻媒以行納采也旣納采問名將加卜之又益知大姒之賢言此邦之有子女言尊敬之譬作是天之妹然言尊重之甚也卜而得吉行納吉之後言大姒之有文德文王則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謂使人納幣則禮成昏定也旣納幣於請期之後文王親往迎之於渭水之傍造其舟以爲橋梁敬重若此豈不明其禮之有光輝乎言其明也鄭唯文定厥祥文一字爲異餘同　箋文王至求昏　正義曰上旣言大姒之生此言文王嘉止則文王美大姒矣大邦有子文在嘉止之下是文王美之辭明矣旣美其賢謂之可以爲妃故知乃求昏也下箋云旣使問名則此求昏謂納采時也案士昏禮納采問名同日行事是其禮相因遣納采即問名也　傳俔磬正義曰此俔字韓詩文作磬則俔磬義同也說文云俔諭也詩云俔天之妹謂之譬喻即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

辟喻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辟喻物云磬作然也　箋既使至女弟　正義曰以此既主文王之事下言親迎于渭是指文王身之親迎則文王嘉止文定厥祥皆謂文王身自美之身自定之也始於聞而美之終以造舟親迎則此章文有倫次揔述昏禮故箋準行六禮之事而結之以嘉止有子承上在渭之涘故爲聞而美之既美其賢自然求昏行納采也下言文定厥祥祥者徵祥之美即卜吉之謂上言納采下言卜吉明此是問名之後還卜得吉兆益尊美之故言文王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也釋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妹即女弟天者無形之物非如人有親族言天妹者繫之於天見尊之耳初嫁必幼故以妹言之易有歸妹之卦亦此意也　傳祥善　正義曰釋詁文

箋問名至納幣　正義曰祥者吉祥之事而言定之是問名之後卜而得吉昏以納幣爲定定此吉祥唯納幣耳故知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幣由卜吉行之故昏禮謂之納徵注云徵成也是亦爲卜吉而言與此祥意協也春秋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

言納徵者禮以著義而爲之立名故謂之納徵春秋君及大夫之行當指其所爲之事故言納幣何休因此言春秋質也此箋上有問名卜而得吉即納吉也定其吉祥爲納幣也下有親迎是四禮見矣無納采與請期者詩人之作舉其大綱非如記注能備言其事上箋云求昏者即是納采也唯請期之文不見耳既親迎明請之可知也六禮納采納吉納徵三禮言納餘不言納者以問名請期親迎皆須復名而後可言其名既復不須以納配之采也吉也徵也三者皆單是夫氏於女之禮故加納見行之於彼也箋以此章言取大姒之事皆文王身爲主孫毓云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王纔十三四孺子耳王季尚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如毓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文王爲主者文王之娶時實幼少但聖人有作動爲模範此詩歌之大雅以爲正法主於文王之身不復繫之父母耳非謂其時不是父母制之也下所言親迎造舟皆出文王之意故得後世遵之以爲王者之禮若王季使之然則是王季行王法無所美於文王也親迎造舟既文王所專則嘉止定祥亦是文王身矣復

何所嫌而云文王不可哉　傳言賢聖之配　正義曰此解本之親迎意以賢聖宜相配故備禮而親迎之是言親迎亦明大姒之有德故箋申之言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六禮唯親迎爲重迎尚身自親之餘禮行之可知故言備也文王雖人子時事在雅則天子法天子當親迎故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駮之云大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矣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意以此爲天子之法故引之以明天子當親迎也　傳言受至光輝　正義曰昏禮人倫之本禮始於正夫婦然則周有天下王業之基皆始迎於大姒矣故云文王受命之宜及周家王業之基乃初始於是不可不敬重之故造舟也因解舟尊卑之制天子造舟至特舟皆釋水文李

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爲榮故云造舟然後顯其光輝解本用造舟之意王肅云造舟爲梁然後可以顯著其光輝明文王之聖德於是可以王也　箋迎大姒至等制

正義曰此美大其事而造舟若禮先有之不應特述明是文王所創制也云迎大姒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言其實明禮之有光輝反其言所以美之也以傳歷言舟之等級故申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知者若先有等制則卜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若僭天子爲罪則大於時人主誰肯聽之以此知殷時未有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爲天子法耳故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大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即

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娶大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即

制之以爲天子禮著尊卑之差記以爲後世法是也　有命至大商
毛以爲旣言迎得大姒此又言其能與文王行德生聖子以克殷也
言敎命乃從天而來將命此文王于彼周國于其京師也則爲生善
美之匹使繼先姑大任之女事維在於莘國是莘國處長之子女
則以配文王與之維德之行共行仁義於周京以此夫妻聖賢共行
德義之故爲天降氣於大姒遂厚生聖子武王言武王得美氣之厚
天旣降氣生之亦安保而佑助又遂命汝武王使汝協和其伐大商
之事當靖以待時天道協會而後伐之言其伐又爲天助也
鄭唯於彼周京之地爲異餘同　傳纘繼至德焉　正義曰纘
繼釋詁文此莘猶上摯也婦人所繫國姓而已姒是其姓則莘是
其國故云莘大姒國也纘女者言能繼行女事故知長子長女喪服
注云言子兼男女是也婦之所繼唯繼姑耳繼姑而言維行故知能
行大任之德也上章述大任之事云乃及王季維德之行今大姒言
大任之德則亦與文王維行矣故箋申之云配文王維德之行是取
上章爲說也　箋天爲至之行　正義曰經言有命自天何知不

時已受命而言天爲將命文王者以此申結上章之事有命自天猶有命既集也纘女維莘猶在渭之涘也下乃言篤生武王是述新娶之事不得爲受命之後故言將命文王也以大姒之德自在於性故本之維莘言在父母之國已能繼大任之德經之維莘爲纘女所在而言與長子別句而理則下通故又言莘國之長女以明之

傳篤厚右助燮和也　正義曰篤厚燮和皆釋詁文釋詁又云左右助也介尚右也轉而相訓是右爲助也　箋天降至三五

正義曰厚生謂聖性感氣之厚故言天降氣於大姒也聖人雖則有父而聖性受之於天故言天降氣也保右命爾文承厚生之下則安助命之皆是天也故箋於天降氣之下即連言之安而助之者使之身體康彊國家無虞是安之也多生賢輔年壽九齡是助之也文王之受丹書已云降德滅殷發誅紂及渡盟津白魚入舟是又遂命之也燮伐大商文在命爾之下則協和伐商之事天命使然故云使和伐殷之事言天所使也又解和伐殷之事正謂合位於三五是也言正合會天道於五位三所而用之歲月日辰星五者各

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北歲在南月在東居三處故言三所此
事在於外傳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
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
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
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
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
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昭云五位歲月日辰星也三
所逢公所憑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后稷所經緯也案其文云星與
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之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三所謂五物在三
處當以此五在爲三所不得以所字充之若必以所字充之則周之
分野不言所也又正合五位則五物皆助若三所唯數逢公則日之
與辰不助周矣韋昭之言非也周語唯有此言而古曆廢滅劉歆
作三統曆以考之頗有其次故韋昭王肅等皆據而言焉漢書律
曆志曰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
十三度故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

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
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
辰在斗柄明日壬辰辰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渡于
盟津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日己未冬至
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
在天黿是劉歆所考之事也此天之五位所以得助周者以辰星在
須女八度日在箕七度日月合辰斗前一度謂在箕十度也此三者
皆在東北維東北水木交際又辰星所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顓
頊水德而王帝嚳以木受之今周亦木德當受嚳水星與日辰在其
位當如帝嚳之代顓頊是一助也又天黿一名玄枵齊之分野太姜
之祖有逢伯陵者嚳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憑焉我周出
於姜姓爲外祖所佐是二助也歲星在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
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是三助也月在房五度房心爲大辰大辰農正
而農事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在農祥之星則月亦佑周
是四助也以於伐紂之時有此五物助周武王能上應天意合而用之

故謂協和也此五位所在星宿度數自非用筭無以推之又鄭注尚

故謂協和也此五位所在星宿度數自非用筭無以推之又鄭注尚書爲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曆劉向五紀論載殷曆之法唯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黿則無術焉　殷商至爾心　毛以爲上既言佑命武王協和伐殷故言伐殷爲天所佑之事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也此衆雖盛列於牧地之野維欲叛殷而歸我維欲起我而滅殷言皆無爲紂用盡望周勝也非直敵人之意嚮周如此又上天之帝既臨視汝矣其所將之衆皆無敢有懷貳心於汝之心言皆一心樂戰故周所以勝也　鄭唯下三句爲異言殷衆盛天命有歸天乃維予其爲諸侯而有德者當起爲天子言天去紂而興周也天意既欲興周其從武王之人莫不勸樂戒武王言上天之帝護視於汝矣伐紂必克無有疑貳於汝伐紂之心當知其必克無貳心伐之是人又樂戰也伐殷者武王之所欲衆人應難之今衆人不以己勞唯恐武王不戰是勸樂之甚天子人勸所以能克也

傳旅衆至望周　正義曰旅衆釋詁文木聚謂之林如林言其衆多而不爲紂用武成曰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周本紀云紂聞

武王衣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以大卒馳紂師
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之亟入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
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是衆而不爲用也矢陳釋詁文興起釋言
文毛氏於詩予皆爲我無作取予之義上篇侯皆爲維言天下之
望周解維予侯興之意王肅云其衆維叛殷我興起而滅殷傳意
當然也　箋殷盛至師勝　正義曰牧誓云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詩作坶野古字耳今本又不
同此陳師交戰予宜爲援予之義武王於紂乃是諸侯有德者當
起爲天子明爲王而行惡者當廢黜是言天意去紂而予周故師
勝也士無二王對紂名武王爲諸侯也史記伯夷叔齊諫武王曰
以臣弑君可謂仁乎伯夷謂武王爲臣詩人稱之爲侯亦可矣
傳言無敢懷貳心　正義曰言無敢則是軍衆之人不敢也泰誓
上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故傳以無貳爾心爲衆人無敢懷貳心
即左傳所謂同心同德是也　箋臨視至疑心　正義曰臨視釋詁
文閟宫云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汝彼無貳之文

在臨汝之上是戒武王使無貳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言伐
紂必克無有疑心也伐紂之事本出武王之心詩人反言衆人之勸
武王見其勸戰之甚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
咸曰孜孜無怠是樂勸武王之事　牧野至清明　毛以爲上言
將戰爲天人所歸此又述戰時之事言所戰之處牧地之野洋洋
然甚寬而廣大於此廣大之處陳檀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明又
駕駟騵之牡馬彭彭然皆彊盛維有師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
飛揚身爲大將時佐彼武王車馬鮮彊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伐
彼大商會値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明無
復濁亂之政　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天期已至兵甲之彊將帥之武
故今往伐此大商會合兵衆以朝旦昧爽清明之時伐之也
傳洋洋至下殷　正義曰洋洋文連牧野述戰地之貌故宜爲廣
大煌煌言車之鮮故爲明也駵馬白腹曰騵釋畜文郭璞曰駵赤
色黑鬣也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明其有義故
知白腹爲上周下殷戰爲二代革易故見此義檀弓亦言戎事

乘顯明非戎事不然因此武王乃秉遂爲一代常法夏殷不下其
先代之色時主之意異　箋言其至且整　正義曰詩辭所發理
不徒然言戰地寬廣必當有意故知明當時不用權詐也少儀曰
軍旅思險隱情以虞是設權必依險阻故寬廣之地不用權詐車
之鮮明馬之彊盛車固馬肥不慮不克則心不忽遽閑暇於事且
齊整也成十六年左傳欒鍼說晉國之勇云好以衆整又曰好以
暇牧誓注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是兵法貴閑整也此說武王之
師尚父爲佐則牧野之戰不用權詐矣而雜師謀說太公受兵鈐
之法云踐爾兵革審權矩應詐縱謀出無孔注云踐行也矩法也
當親行汝兵革審其權謀之法孔道也應敵之變詐縱己之謀所
出無常道善太公知權變者兵法須知彼己當預爲之備所以貴
權謀故美太公能審之但武王之伐紂以至聖攻至惡敵無戰心
不假權詐以不用權詐故爲美耳若前人德與己同力又相敵當
設權以取勝何則與其自敗寧我敗人故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
戰于泓左氏以其不用子魚之計至於軍敗身傷所以責襄公也

而公羊善之云雖文王之戰亦不是過鄭箴膏肓云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引考異郵云襄公大辱師敗於泓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違考異郵矣是德均力同當權以取勝也其在軍之士則聽將之命不得縱舍前敵曲爲小仁宣二年宋鄭戰于大棘左傳曰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何休以爲狂狡近於古道鄭箴膏肓云狂狡臨敵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識之義合於讖是軍士當從上命也雖成湯伐桀尚書云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明軍士雖爲至德之師不可違命縱敵也　傳師太師至涼佐　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劉向別録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太誓注云師尚父文王於磻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尚父尊之其言皆可與尚父義同尊之爲[illegible]號故維師謀六號曰師尚父是也

如此家之文則尚本是名號、[illegible]望而卻[illegible]言[illegible]尚鈞尾注云尚
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
爲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爲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
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釋詁云亮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轉以相
訓是亮爲佐也亮亮諒義同　箋佐武王爲之上將　正義曰太誓
云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司馬非上卿而云上將者周司馬
主軍旅之戒命故上將爲司馬也　傳肆疾至清明　正義曰釋
言云窕肆也郭璞曰輕窕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爲疾
之義故以肆爲疾言伐者見清明之速又解會朝清明爲速疾之
意言武王陳師會甲日之朝不終一朝而爲天下清明是其疾也
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
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讀爲
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
者失毛旨而妄難説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　箋肆
故至乃誓　王義曰肆故今也釋詁文天期已至即上變伐大商

協和五位翦㓕有期也兵甲之彊即上檀車四騵舉車馬則兵甲可知也師率之武即尚父鷹揚是也故今伐殷其合兵以朝旦清明之時言於時殺紂也引牧誓證清明之時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爲證以明其事同也昧爽者爽明也言其昧之而初明晩則塵昏旦則清故謂朝旦爲清明古詩曰清晨登隴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易傳者以會者遇値之辭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耳詩無甲子之文不當横爲會甲旦清明與昧爽文協故易之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六

計一万八千五百九十六字



